

# 北草地旅行记

李德贻 著

## 序

自昔学即教也 教即政也。虞廷九官 各擅专长 孔门四科，皆以用世；士君子镕金铸古，履道含和，必有以卓自树立。彭县李毓孙先生，少年同砚席友也。先生年长朋辈，为高足传授；亲承启迪 仰止景行 为日久矣。前清光绪甲辰 同由旧京到沪 祺归蜀，先生仕苏，劳燕分飞，忽忽逾三十载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遇于成都 相看白发 先生年逾七旬 精神矍铄 欣快不可言喻。从容话旧，始知仕苏时，以巡警学成，用得其绩，隆隆著声誉 为伊犁将军长庚所推重 电调赴伊 新创办警政 先生遂以专门称矣。由苏而北京 而出塞 行经草地 计程一百馀日 始到迪化 又到伊犁 著为《北草地旅行记》。塞外山川 记险要也 风沙万里 记壮行也 蛮荒景物 记风土也 创办警政 记循绩也。体例谨严 立言简要。无论在伊犁 入兰州 关外、关内之地 皆竭智力以卫民 而舒其蕴抱 非娴于政、富于学、裕于教者 不能道也。其详已备于篇中。虽偶权征榷 廉洁勤能 乃其馀事 而专注者 则警察也。岂非信今传后之作哉 岁月不居 归老田园 季子季伟 夙承庭训 又留学法京 以专门教授于四川大学化学系 祺

二子皆受学。季伟承父命征询及祺，始得与先生晤；此尤见神明不隔离合如一焉。先生博学孝友，持身端严，一介不苟取与出而僚友，入而乡里，莫不望如泰山北斗。康强逢吉，家庆团圆，福寿正未有艾，祺读斯记，乐为之序，盖知之深，是以言之挚也。中华民国廿五年七月华阳高祺撰，时年六十又七。

# 自序

余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仲夏，由镇江入都，出北塞，经草地而达伊犁，再入关转兰州，此乃沿途所记日记也。所有水陆途程 山川形势 风俗人情 起居习惯 气候物产 经历沿革 均略记述。往者曾摘尤披露报端，深蒙辑地理诸公采纳，自幸莫名！

刘藜仙先生尝悉余有此日记，以未睹全豹为憾。今春晤于蓉垣 簞惠付印 且曰：“方今政府执政诸公 留心边务 先生更宜付印 俾资索考 不宜自秘也。”余骤聆之余 曷胜惶愧 既而乃谢曰：“先生有嗜痂之癖 重视拙记 吾恐同嗜者之无多也。”后以簞惠者再，乃姑试为之。

然而时过境迁，瞬已二十馀年，旧稿零落散乱，早为虫鼠之逋逃藪矣。于是检而出之，编次后命儿辈重抄，俾付手民排版时较少错误而已。至于地名称谓，则悉仍其旧，藉存本来面目；盖二十七年前旧物，虽加以修饰，亦不必入时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 著者谨识。



## 北草地旅行记

光绪三十年，听鼓金陵，海运归来，由藩司考送入南洋高等警官学堂肄业。三十一年冬，最优等毕业。三十二年春，奉江苏常镇道荣观察（心壮）调办镇江警政。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差次奉伊犁将军长公（名庚，字少白）调赴新创办警政。乃由镇江放洋入都，至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绕道北草地（内外蒙古）经迪化（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而达伊犁；旋复入关而达兰州。总计行程二万馀里，经时二十馀月，所有水陆途程、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略为记述。至于途次里数，均以逐日钟点为标准而计算之（因北草地行人甚少从未丈量者）也。

入都日记（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十日）

此为应调入都所记，乃由镇江至北京也。

四月二十五日

晨八点稟辞道府宪，三点登怡和轮，总局提调饶子敬率各巡

官、巡长、巡士二百余人 花红鞭炮 送至江干 依依不舍。

二十六日

午后五点至上海，赓即换太古海轮，旋同陈君光明敬武登陆 访丁、廖二君。

二十七日

未起碇 乃同胡君仲芳登陆 游章园、愚园 发家书及各友信函。

二十八日

徐君子峨代拍京电，护照签字。十点放轮，风平浪静。隔舱有校书歌妓]花奇玉 年方二八 色艺俱佳 丝竹之声 娓娓动听。

二十九日

经墨水洋 三点有大鱼十数尾 口张如斗 约长丈馀 浮游海面 舟子云：“翌日恐有大风浪。”

三十日

四点至海參崴 指今山东威海市 ]风雨大作 轮舟震撼不可状，约停泊三勾钟。翌晨四点泊烟台。

五月初一日

至大沽口，因雾停轮。

初二日

午前十点至天津，赓即搭火车，午后五点至北京前门车站。陈君寿田伯 丞，欢迎道左；同至西河沿大诚店晤陈容庄老叔。晚，岳凤梧老叔招饮蓬莱仙馆。

初三日至初十日

共住京都八天 购办衣物医药 以便长征。暇时访同乡 览名胜。京都原系三次重来，然距第二次又二年馀矣，能无今昔之感乎！

## 出塞日记（自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此为由都赴归化一段途程所记，乃由北草地赴新之发轫也。

五月十一日

晨三点乘骡车出都，七十里宿贯市。道经万寿山、圆明园，一路青秧接壤 约千馀亩 亦东北之仅见者也。

十二日

八十里岔道。经居庸关，途多石子，车甚震荡；缘其时正修筑京张铁道 凿山填路 沿途土工极多 并有以炸药轰山者。

十三日

一百里沙城堡 [即今河北怀来县]

十四日

一百里宣化府 [今河北宣化县]。是处为出塞分途之地 出西门为去张家口之路，至大同者则走南关。是日大风扬尘，飞沙走石 目不能张。

十五日

六十里胡家墩。

十六日

六十里怀安县 [今属河北]。

十七日

八十里天镇县 [今属山西] 中途有积儿岭者 为直隶、山西分界处。

十八日

九十里王官屯，山西高阳县属地也。

十九日

九十里大同府 [今大同市]

二十日

一百里丰镇厅 [ 今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 ]。中途有得胜口，为往来行旅午餐之所。

二十一日

八十里双古城。有岱海长数十里，海边多雁，飞鸣其间。

二十二日

七十里塞别尔。

二十三日

七十里白塔。

二十四日

七十里抵归化城 [ 今呼和浩特市 ]，寓德亨栈。以上共计行十四日，计程一千一百二十里。本拟即日首途赴新，以时当夏令，气候炎热，骆驼换毛，不能载物，暂驻以待秋凉，故自五月二十四日到此，及七月十二日乃克长征也。

按：归化城，土名库库和屯，为西汉匈奴楼烦北羊王地。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汉以明妃妻之，今尚有明妃青冢，在城之南。北魏拓跋氏兴，始都盛乐，亦在城南。辽、金、元为丰州，明为土默特蒙古地。土默特，明顺义王俺答后裔，天聪六年为察哈尔所灭；我太宗文皇帝 [ 指清太宗，即皇太极 ] 亲征察哈尔，驻蹕归化城，仍以其地为土默特部落，设将军、副都统，领队驻防于此。此地喇嘛招，招即汉语庙也，极多，崇福寺其尤壮丽也，（尚有所谓大招小招者，即蒙古人之庵观也，内均祀大小佛像，圣祖仁皇帝 [ 指清康熙帝 ] 即玄烨，三渡沙漠，亲征噶尔丹，皆驻蹕于此寺，留御用甲冑弓矢囊鞬，命寺僧贮藏之，乃赐今名，御制满、蒙、汉三体文字，勒碑寺前，圣谕武烈，允足震聳古今矣。归化城在北纬线四十一度，在北京西经线四度有奇，长城之北，阴山之南，地势险峻，土地肥饶，为蒙古、新疆商民丛集之区，扼蒙古咽喉，诚北方一大都会也。人烟稠密，生意繁盛。将军驻新城，都统驻旧城，相距五里。其出产以羊毛、皮货为大宗。五月廿四日到

归化 即拟启程 殊骆驼畏热 非交秋不能起行 暂住月馀 甚无聊耐。此地淫风颇炽 鲜耻寡廉 虽近蒙人 而水色颇佳 盛服艳妆，时有所见。上年繁盛时，有京剧团十馀处，于此可见其繁华也。迩来渐趋张家口，虽不及从前远甚，然归绥道共属七厅，其局面亦不小也。

北征日记（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此乃由归化赴伊犁所记也。

七月十二日

六十里牌楼馆。晨八点束装，乘驼车出栈，北行过噶扎尔山 即古之阴山 俗呼为后山 亦名大青山 盖阴山之转音理。经过蜈蚣坝 路极崎岖 登山颠南望 万峰攒拱 北岳五台 如培 楼然。此为行北草地之第一日也。

按阴山山脉 起于西藏之昆仑山 东走至嘉峪关 为祁连山；绕宁夏西北 为贺兰山 又东为巴尔腾山 至归化城为噶扎尔山；又东北蜿蜒入满洲境，为内兴安岭；随地异名，其实皆昆仑之支干也。

十三日

六十里康家油房，露宿帐篷。道经可可义礼耕，系蒙古四王子管辖地也。该处街衢宏敞，生意繁盛，人烟稠密，有绿营兵驻防于其地。

十四日至十六日

三日均住康家油房露宿，以驮户未齐故也。

十七日

以起身过迟 仅行二十里至扎兰。道旁有蒙古包 其人间有能操汉语者。所谓蒙古包者，形似内地圆仓，但较矮小，以毡为之 可以叠摺搬运他处 大小不一 大者直径丈馀 家人妇子 悉住其中，包外则为牛羊。其牛羊昼则逐放水草而牧，夜则傍包而

卧草既食尽 乃迁移他处 包亦随之 所谓“逐水草而居 纯乎游牧之民”是也。蒙古人不食火食，以干牛羊肉粉和牛牛奶做饼啖之。其牛羊皮 则制外衣 无布帛也。脑后发辫垂垂 脚下革靴囊囊 善骑射 孔武有力。途中间有曲一膝以双手握住者 乞食也，饲以面条 欣然色喜 喃喃作语 大约致谢也。

十八日

因骆驼歇久，不良于行，故初行难畅，温居一日。温居者蒙古语歇一日也，驮户住一日亦缘之而曰温居。晨视露白如霜，无城郭屋宇 露宿风餐 然则余等今亦俨然游牧之民也。

十九日

三十里布联河。晨六点出发，八点遇大雨，不能前进，乃住宿。

二十日

八十里殿版，午后四点出发，至夜分二点乃至。因骆驼畏热 故昼宿夜行 又以旷野无垠 曷不见人 故驮户多结队而行。驮户每帮，多则三四百驼，少亦七八十驼。由归化起身，必带大犬一只 夜以守货 防盗贼也。又有领房子者 即掌柜之谓也 此人须能操蒙古语，及熟悉此路，且曾经三四次走过者。每日濒行 骑马先走 夜分寻得有水草之地 可以住宿之处 即下马以火镰击石 火光四射 因风大 不能张灯 ) 牵驼者遥见火光 始知驻所。本夜经过卯大布苏地，亦四王子管辖地，即内蒙古西二盟四子部落，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察哈尔后裔也。

二十一日

因驼病，温居一日。

二十二日

八十里乌克胡洞，午后五点起身，夜分一点到。胡洞者，蒙古语井之谓也。绥远谄将军 霭人、名谷 方办垦务 沿途多汉民耕种 渐成村落。

二十三日

六十里乌龙胡洞，午后五点出发，夜分一点到。沿途平行，远连天际。

二十四日

六十里来布辰，午后五点出发，夜半十二点到。间有坡坎，车亦不平。

二十五日

六十里苏吉，午后六点出发，夜半十二时到。路旁多垦地，蒙、汉杂处。

二十六日

七十里吉格斯台，午后六点起身，夜半十二点到。此乃蒙古乌喇特东管辖地。

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温居两日，购备食料也。因自此以后，须直至古城孔（今新疆奇台县）方能购物，所以当总计人数若干，食面若干，维时若干，逐日计算，购办齐备乃可，否则中途无购买处也。至计算后，食料常加倍购置，因恐不幸阻风阻雪阻雨及驼病等，温居超出计算，致中途绝粮。此路伙食，每日仍是两餐，早晨以炒熟小米泡茶和饮，耿耿难咽，且尚须自购，以囊贮之，否则惟茶一瓯而已。又有以油麦炒熟磨面，用时以开水冲服，甜咸均可，如内地油茶然，较为可食，然价值甚昂，白糖尤贵。午餐则系面条，除盐而外，一无所有，南人骤服，其苦可知。前由归化所携之白米菜蔬，悉已罄尽，每一回忆，不啻上林珍馐，惜以初次旅行草地，日前不知珍惜耳。至于升火之物，全无薪柴，均以干驼粪为之，故沿途驼粪，无遗弃于地者。至于骆驼，则不带草料，每到一处，驮户牧放于山，柳枝枯草，任其所食，不问其食饱与否，每到夕阳西下，仍负货物以行，每夜十二点后乃宿。所以行北草地者，非骆驼不可，而宿处又非水草俱备者不可也。

二十九日

仅行二十里，因雨剧，住官府营。其侧有蒙古王府，规模不大。

三十日

因毡被雨侵湿，温居晒晾。

八月初一日

七十里陶赖苏木，午后四点起身，夜十二点半到。中途过沙河一道，时多群雁飞鸣，因口占一联云：“天空地阔无村落，露冷秋高有雁群。”

初二日

五十里莫莲河，午后五点起身，十点到。

初三日

六十里红果尔鄂博，午后五点起身，十点到。鄂博者，蒙语石堆之谓也。过此始有柴，可不烧驼粪矣。然仍拾而藏之，盖备不时之需也。

初四日

温居一日。其旁有蒙古包，蒙人之游牧至此者。

初五日

六十里海骊河图 [今海流图，即乌拉特中旗]，午后六时起身，十一时到。此地水草甚富，故游牧者颇众。

初六日

温居一日。此地有山葱野韭，可采而食。由归化至此，所携蔬菜早已罄尽，今骤得此，用佐面食，无异珍馐，故除供终日之果腹外，尚博采之以备他日之用。山葱如内地火葱，细而短，略有葱味。野韭则内地之苦薤也。均甚辛辣，然而久食盐水面条，忽食此物，其快愉安可言喻也！

初七日

六十里洪谷鄂博，午后六点起程，十二点到。地皆沙漠，水

咸涩难饮。过此以西，即所谓大戈壁也。

初八日

七十里瓦窑 午后四点起程 十一点到。

初九日

七十里哈喇陶拉盖，午后三点起身，夜十一点到。蒙人谓黑为哈喇，山头为陶拉盖，意即黑山头也。此地 在河套之北，距宁夏七站 约六百里。在北京西经线十一度 北纬线四十二度。按：康熙朝，御驾三次亲征噶尔丹，其一由东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东路至博洛河屯，仅及奉天西界而止。中路由独石口出塞，渡瀚海，至克鲁伦河，追至拖诺山而还。三次乃由西路，出归化城西行 逾河套之北 循贺兰山之阴 取道宁夏 尽降青海蒙古而还 即此地也。

初十日

七十里西呢乌苏，午后四点起身，夜十一点到。蒙人谓水为乌苏。砂碛中产煤矿颇佳。

十一日

六十里呼鲁墩，又十里爱力苏坝，午后三点出发，夜十点到。道旁有榆柳数株，葱茏可爱，时有鸦鹊飞鸣其间，为由归化至此所仅见者也。以上均蒙古乌喇三公和硕管辖地。按乌喇特系内蒙古西二盟部落，亦元太祖之弟察哈尔之后裔也。

十二日

七十里哈喇乌苏。旁有烽燧台，矗立高数仞，盖前朝战垒，瞭望敌人之所也。

十三日

六十里木垒滚。沿途均戈壁。戈壁者 蒙语沙漠之谓也。黄沙无垠 极目千里 乏水草 偶得水 亦苦难下咽。

十四日

七十里哈巴湖。夜梦父亲，偶成七律一阕，及醒仅记一联

云：“苍茫旷野三更梦 迢递云山万里家。”

十五日

七十里章木山丹，午后六点起身，夜十一点半到。是夜月明如昼 同马季珊、伊昆元订交 步月行四五十里 道路平坦。

十六日

七十里河套，午后四点出发，夜十一点到；又二十里乃达黑麻子口，时已午夜一点半矣。砂碛中多灌木，矮树万株，老干苍翠 状类虬松。此间山石 色尽黝黑 绵亘二十馀里 皆矿质也。

十七日

四十里卜洞莫图，亦写作布洞卯杜。蒙语大为布洞，树为卯杜，因其地有榆柳数百株，垂阴路侧，皆数百年乔木故也。夜狂飙怒吼 声震天地。沿途多白石 似玉非玉 大小不一 约二百馀里。

十八日

七十五里吉林卯杜 午后四点起身 夜分一点到。

十九日

八十里博儿井，又名加杠图，午后三点起身，夜十二点到。此地为外蒙古三音诺颜图什公所管辖；水草颇富，旁有榆柳，大约数围。沿途多土堆，大小如坟墓，皆缘狂风吹沙，被刺藤堆集而成 因口占一联：“狂风卷地如波折 矮树抟沙作家圆。”

二十日

温居一日。

二十一日

八十里乌兰鄂博，午后三点起身，夜十二点到。此地在北京西经线十二度，北纬线四十三度。

二十二日

九十里拖黑布喇，午后四点起身，夜分一点到。外蒙古地也。

二十三日

温居。因车圈铁瓦将坏，闻附近有土木达耳，乃访之以收拾车圈也。土木达耳者，蒙语铁匠也。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因收拾车圈，温居二日。买羊四只，犒劳驮户；其羊只系以砖茶调换不用银买也。

二十六日

七十里耳搭尼布喇，午后四点起身，夜十一点到。蒙语谓水为布喇此乃耳搭尼水之谓也。自入戈壁以来，乏水草，少禽鸟，此处水草甚佳，野禽翔泳，鸣声格磔。

二十七日

六十里乌兰胡洞，午后五点起身，夜十一时到。

二十八日

八十里庆大木，亦写作清达孟，午后四点起身，夜分一点乃到。此地有大招，地势极佳。

二十九日

七十里孤心，亦称古庆，午后五点出发，夜十二点到。是处砂碛中，多前代箭镞，系紫铜铸，三角棱式，颇奇古，盖古战场也，据云系唐时遗物（予按唐代箭镞，多系铁制，铜铸者，当系唐代以前物。）中途有三神山者，相传圣祖仁皇帝所封。缘仁皇帝统兵经此，至此乏粮，有蒙扣扣赶羊以饷之，须臾不见。扣扣者，蒙古女子之称也，头拖双毛辫。

九月初一日

八十里土木齐，又称图布齐。地多乱石，举步维艰。道旁有白石摆满州字七枚，据云系圣祖御制，倘有人移去，经夜辄还原位云，亦神话也。

初二日

温居一日。

初三日

一百里哈搭布盖，午后四点起身，夜分三点乃到。路极不平，车甚震荡颠簸。

初四日

六十里答尔布盖，午后四点三刻出发，夜十点即到。

初五日

八十里红果尔岭。是处有沙山，长数十里，其纹如水波。沙山中，时有声响，如喇嘛击鼓诵经音。蒙人谓昔有大招湮于沙中，其僧侣犹呗诵经忏也。语近荒唐，殊难凭信，然细审之，似山凹中因风振荡以成音耳。其沙皆内地白眼沙，风能吹行，时聚时散，行路甚难。

初六日

八十里苏勒果拉。细沙飞扬，顷刻深寸馀。由此入紧八站，为扎萨克部、三音诺颜部、沙毕部甌脱地三交界之所；遇事互相推诿，行者戒严，故名紧八站也。光绪三十年，有镖帮由新疆回天津，经紧八站内，被劫银二十馀万，杀死驮户九人，三省（陕、甘、新）会拿，后始获，闻系甘肃回匪所为。当匪人行劫后，驮户杀完，驼亦赶走，后之来者，见一犬皇皇道左，不见驮户，始知此事。

初七日

八十里洪淖尔，午后三点起身，夜十二点乃到。过沙山，细纹如尘埃，风吹荡漾，成水浪纹，古所谓之流沙瀚海，殆即是欤？沙中有树，壮如怪柳。

初八日

八十里雪海。道经玉石瓦，此地极险，时有被劫者，匪人大半甘肃回教徒。

初九日

五十里卯杜鄂博，午后三点出发，夜九点即到。此地距外蒙

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仅三百馀里。

初十日

一百里哈拉牛渚，以途程稍长，路亦难走，故于午后三时出发，及翌晨三时乃到。

十一日

七十里察汗淘拉盖。蒙语谓白为察汗，山头为淘拉盖，即白山头之意也。此地在北京西经线十八度有奇，北纬线四十五度。中途经哈拉湖，湖纵横四十馀里，土腴草茂。

十二日

六十里察汗不拉。前经苏吉分道，西北走乌里雅苏台，其地驻有办事大臣。又二十里喀哨。山上有西王母仙迹，余偕友人亲往观之。去此约三里许，山坡一片白光，如瀑布，山麓有一泉，约亩许；山阜上有小孩子手脚印，俱深尺许；又有驴蹄迹，亦深尺许。好事者刻有“神人到此”四字于石，旁有游览者题记年月日姓名，亦草地之古迹也。余等亦题记之，聊志鸿爪云耳。

十三日

七十里胡同克博，又称胡克科布尔，午后三点出发，夜十一点到。此地系外蒙古沙毕和硕辖地，西行路旁有石柱矗立，剥落无文字，盖数百年物也。

十四日

八十里巴彦克博，又称巴彦科布尔。紧八站至此过完。

十五日

因风温居。每日鼻息出气，结冰于须，杯大石子，漫天吹起，不敢出帐一步，风雪交加，寒彻肌骨。口占一联：“坚冰皎洁随须结，沙石飞扬扑面来。”闻上年有风洞，出口极大，人马均能吹至半空云。

十六日

七十里碎胡同，午后二点起身，夜十二点到。此地凸凹不